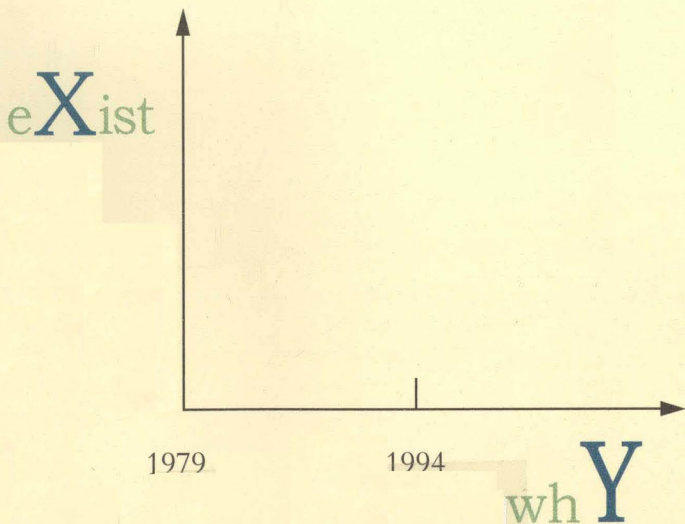


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

—— 结构 范畴 方法 ——

陆丙甫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立于1897

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

—— 结构 范畴 方法 ——

陆丙甫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结构 范畴 方法/陆丙甫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6834-5

I. 汉… II. 陆… III. 汉语—认知—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18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

——结构 范畴 方法

陆丙甫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834-5

2010 年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第一编 论结构

对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一些看法·····	3
主干成分分析法·····	14
无限递归的条件和有限切分·····	33
人脑短时记忆机制同人类语言结构的关系·····	40
对某些交叉点的认识——读张志公先生《分歧点 和交叉点》·····	57
流程切分和板块组合·····	66
语句理解的同步组块过程及其数量描述·····	80
组块理论的完善化及其在自然语言理解中的应用·····	93
评《语法与修辞》中的析句法·····	111
从心理学角度看句型问题·····	117
从“短语本位”看“词”的地位和判别——谈必须给 “词”在句法分析中留有一席之地·····	132
关于建立深一层的汉语句型系统的刍议·····	145

第二编 论范畴

读《“的”字结构和判断句》·····	173
动词名词兼类问题——也谈汉语词典标注词性·····	182
词性标注问题两则·····	188
副词“就”的义项分合问题·····	198
名物化问题异议种种·····	204
“相当”的义项和词性的分合·····	210
关于语言结构的内向、外向分类和核心的定义·····	212
试论偏正复句的等级分类·····	227
定语的外延性、内涵性和称谓性及其顺序·····	243
“已经”同“曾经”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258
从“跳舞”、“必然”的词性到“忽然”、“突然”的区别·····	261

第三编 论方法

从“要谈谈两个问题”等格式为什么不合格谈起·····	277
感知同思维的关系·····	285
从认知心理学看正词法问题·····	296
汉语拼音的阅读心理·····	312
试论经学注释法对思想的禁锢·····	318
心理学与汉语语法研究——语法分析中心理因素的 发掘·····	326
语言研究中的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	342

语法研究的新视角及其方法论意义·····	350
语言结构切分的数学基础·····	362
研究汉语语序的形式化推导方法·····	369
结构、节奏、松紧、轻重在汉语中的相互作用——从 “等等十单音名词”为何不合格说起·····	380
加强共性研究更是当务之急——对中国语言学 研究的反思的反思·····	389
论形式和功能的统一是语法分析的根本基础 ——兼谈转换语法的发展历史·····	395

序 言

现代语言学空前繁荣，学派林立。令人瞩目的论著有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受到相关学科如信息论、符号论、心理学、逻辑学、数学的影响。或者运用其中某些概念来分析语言结构，或者使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说明语言现象，解释语法规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受到当时流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用“刺激—反应”说明语言行为，认为“试误”(trial and error)是语言习得的过程。虽然他的学说受到挑战，但是描写语言学强调的从外部行为考察内部语言心理活动，重视形式分析的主张，一直受到重视。

50年代以来，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学习不是简单的刺激与反应联接的过程，而是个体对情景的认知过程。蓬勃发展的信息论推动了这种观点的深入研究。学者把人脑看成一个处理信息的系统。信息的载体是语言，由此为语言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认知语言学。认知指的是认识客观世界，获得知识，借以解决问题。这一过程包括信息的接收、加工、传送等活动，都离不开语言工具的使用。可以认为语言是将认知内容形式化的手段。

人的认知心理活动并非完全等同于计算机的运行，差别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itong.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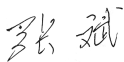
于人脑在接收信息时有所抉择,在加工信息时有意识地采取有效的方法,使信息便于理解、储存和交流。信息加工的对象主要是句子,因为句子是理解和表达的基本单位。人们听到的句子是一连串的声音,初步加工是使之成为若干音义结合的单位,进一步是进行句型的检索。在接收信息时,连续听到的声音也陆续消失,必须依赖短时记忆才能完成加工的任务。美国心理学家米勒的实验证明:短时记忆有一定的限度,即不能超过七个模块(chunk)左右,可以加减二。这一学说在许多领域得到证实和应用。用来说明用词造句的规律,解释语法现象,这属本书作者的首创。

通行的句子分析,或采取成分分析法,或采取层次分析法,各有利弊。本书作者受汉语语法界有关析句法讨论的启发,结合短时记忆限度,提出组块理论,赋予组块以特定的内容,并以此作为分析句子的单位。作者提出的新的句子结构模式,对已有的析句方法取长补短,更能反映句型结构模式和内部语义关系。

书名叫《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已经显示了作者的视角。读者全书就会发现作者很注重得用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读者也会发现作者还选用了逻辑学的一些概念和数学上的方法来描写和说明语法规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分析语言现象时,不但注重同中求异,更关心异中求同。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比较汉英语序时,指出汉语的“时间—处所—方法”这三类状语顺序,在英语中的顺序是“方法—处所—时间”,正好相反。陆丙甫教授却认为如果换个视角,以核心动词为定位标准,则两种顺序其实是一致的,都是方式状语离动词最近,时间状语离动词

最远。诸如此类的说法,其实都来源他的核心层次分析的理论。

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已有百年的历史,硕果累累。然而在理论和方法上多以吸收消化西方学说为主,像本书作者注重方法探讨和理论创新的并不多。汉语是一份丰饶的资源,宜加以开发,探索理论的革新之路。为此,我以为这本专著的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2010年春,时年九十。

前 言

如果从 1979 年我考上研究生到现在,可以说已经专业从事语言研究三十年。其中前十五年研究重心是认知语言学,后十五年重心转向语言类型学。这里收集的是前半期发表的部分文章。这些文章一方面因为发表较早,另一方面也因为偏离当时主流的描写主义研究路子,其中不少散见于非语言专业的刊物、书籍中,目前已经不容易找到。

其中也有不少都首次发表于当时上海的现代语言学沙龙的油印交流刊物《现代语言学》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文集的一个草根特色。在该沙龙成立之初,讨论到创办同人油印交流刊物时,大家一致同意 XY 的刊名。一方面,这是“现代语言学”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另一方面,这两个字母表示未知数的同时,其中的 X 也表示 existence(存在),即要描写事实,而 Y 则可代表 why“为什么”,表示要解释存在的事实。XY 沙龙在开始之初,就十分重视描写和解释的结合,这一直是 XY 成员们的基本共识。这也是本书强调的主要内容。

书中强调的解释,主要是认知角度的解释。正如其中“心理学和汉语语法研究”一文的结尾中说,“未来的语言学主流,将是从小于人类认知心理去研究语言的流派,这就是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这表达了作者当时的信念和努力方向。但是读者不难

发现,本书的语言认知研究分析方法,跟当前国内、外已经蓬勃发展的认知语言学方法有很大不同。可以说,本文的一些思路,基本是从本土学术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作为我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突破口的问题,是对语言结构的有限多项切分;而这一灵感显然直接受启发于当时国内语法学界对两种析句法的大规模热烈讨论。因此,本书反映的思路,虽然受启发于当时国际上新兴的认知科学,但具体处理也带有本土特色。

如今国内有关认知语言学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本书有别于这些著作的一点是,更偏重人类认知更基本的方面,即感知和记忆,而如今流行的认知语言学分析,似乎更偏重交际中的语用推理,特别是跟“类推”及“完形心理学”密切联系的“隐喻”、“转喻”、“构式意义”等等。此外,本书的认知分析不同于国内主流认知语言学的另一点,是跟所谓“自然语言理解”或“信息处理加工”关系比较密切,这是认知研究领域一个比较容易量化的领域。

本来,“认知科学”中的“认知”一词,其意义可分两大部分:偏重“认”的“感知”(认识、识别)和偏重“知”的“理解”(知晓、了解)。相对来说,前者是初步基本的,后者是更为复杂高级的。当前的认知研究似乎偏重后者,特别是国内。这也反映在英语 cognitive science 的翻译中。早期流行的对译词是“思维科学”,那时候有本杂志叫《思维科学》,英文标题就是 Cognitive Science。如今一般翻译成“认知科学”,就比较确切全面。其实, cognitive/cognition 的本义,强调的是“感知”和“识别”这一部分,而不是理解这一部分。本书所强调的认知方面的内容,就是认知中比较初步的“感知”,而不是理解、推理部分。

本书所强调的“短时记忆”，基本上也属于认知的“感知”范畴。“记忆”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其中长时记忆跟理解关系比较密切，因为理解越深，也就越容易长期记住。而短时记忆则跟“感知”关系更密切。短时记忆的限度跟注意力分配范围的限度一样，都是七个板块左右，说明两者的密切联系。当代认知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提出神奇数目“七”的 Miller，就是把两者相提并论的。而注意力限度主要是个感知问题。它跟短时记忆的差别不过是注意力偏重对外界事物而言，而短时记忆偏重对意识内的意象而言。

当然，当前认知语言学中经常谈到的“前景-背景、参照体-目标”等，也跟感知有关。但从短时记忆和注意力分配的数量限制角度讨论的很少。希望本书可作为当前认知语言学主流路子的一个侧面的补充，提供另一个视角的参考。

第一编 论结构

对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 相结合的一些看法

一 两种分析法能不能结合

一般认为,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各有长短,应该互相取长补短结合起来。但是关于如何结合的问题至今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因此有不少同志怀疑它们到底能不能结合。史存直先生的《句子结构和结构主义的句子分析》(《中国语文》1981年第2期)一文代表了这种意见。史文认为它们不能结合的原因,在于层次分析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汉语根本不适用。史文把这些原则大致归结为四个方面:1. 不考虑意义;2. 层层二分;3. 线性原则;4. 分布原理。我们来看看,事情是不是如此。下面分别来谈。

1.1 关于不考虑意义 强调形式甚于强调意义,固然是首创层次分析法的结构主义流派的一个特点,但不能因此说结构主义绝对不考虑意义。以层次分析法来说,它借助于形式上的替换、扩展来作切分。如 The King of England|opened Parliament,可看做最理想的切分,因为这样切分出来的两部分可替换的“焦点类”最多,前半部可用所有名词性单位去替换,后半部可用所有动词性单位的适当形式去替换。或者说,这种切分是

John worked 这个简单结构的扩展(见 Rulon Wells《直接成分》一文,载 *Language* 23, 1947, 第 81—117 页),无疑,所谓替换和扩展,都是以不改变结构意义为前提的,这里已经有了考虑意义的因素。可见层次分析法并非绝对不考虑意义,不过它把考虑意义的方式大大简化了,所考虑的不再是具体的词汇意义,而是概括化模式化了的₁结构意义。这样,任何一个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只要稍受指点,就可以对这种语言的语段进行基本的分析了,而不一定要去接受专门的语法训练。H. A. Gleason 在《描写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一书中说,“整个操作过程建立在说本族语的人的不加控制的(uncontrolled)直觉的基础上”(原著第 132 页)。很明显,这种直觉当然是同对意义的理解分不开的。R. Wells 在《直接成分》一文第三节中也说到了分析结构时应当考虑意义,例如 old men and women 考虑到两种不同的意义就应该分别切分成“old men|and|women”和“old|men and women”。

早期的结构主义者确有全盘否定意义标准的倾向,其原因部分地也是对传统语法过多利用意义的反对。但与其说他们全盘放弃了意义,还不如说他们“企图”全盘放弃意义而从来没有“全盘”实现过。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放弃了那种绝对态度,又逐渐重视起意义来。可见结构主义本身也是在发展的,我们也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它。另一方面,结构主义曾尽量减少对意义的依赖,他们这种努力确实也获得了积极的成果。如上所述,在句法分析中,利用意义的方式简化了,一个人只要利用他的语言直觉就能对本族语进行语段分析了。应当说这里面包含了进步的因素。

1.2 关于层层二分 上述“old men|and|women”已是三分的例子,可见层次分析法虽然在大多数的场合采用二分法,但并没有排斥多分法,甚至还允许有非连续的直接成分。

1.3 关于线性原则 一般认为线性原则是同层次原则相对立的。层次原则把若干成分看做在不同层次先后分出来的因素,而成分分析法把若干成分看成一个平面即一条直线上同时分出的因素,所以反映了线性原则的是成分分析法。可见史文理解的线性原则同一般的所谓线性原则是不同的。统观全文,我们觉得史文的线性原则主要是指“根据语序定成分”的方法。

强调语序的确同层次原则有密切联系。因为不同的语序往往反映了不同的层次。例如“我¹看完了²这本书”的受事,是第二个层次中分析出来的东西,而“这本书¹我²看完了”中的受事则是第一个层次中就分出来的东西。就这样,“层次→语序→线性”,通过“语序”而把层次分析法同线性原则挂上钩了。但应该看到,这种同层次相联系的线性和同成分分析相联系的线性是不同的。前者是强调前后陈列的线性,后者是强调并陈列的线性。

可以说,强调语序是结构主义强调形式原则的一个体现。语法分析中强调形式标志,这没有错。印欧语往往根据形态定成分,形态就是一种形式标志。汉语形态不多,只好另外寻找形式标志。语序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形式标志,而且语序本身就常常反映重要的意义区别,如受事放在句首往往有主题的意义等。当然语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义差别相联系,这种形式标志可利用到什么程度,该强调到什么程度,也是很值得讨论的。史文指出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形式标志,